

行發社版出播文活讀

論中國各黨派

CHINA



刊月半之版出社本

讀者文摘

發活材取 正公觀客
元千六萬一年全閱訂

130

267600

21
576.2
8002

讀者文摘叢書

論中國各黨派

慈生著



讀者文摘出版社印行



FUDAN JFZ0000098855S 復旦圖書館

論中國各黨派

讀者文摘 叢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實價壹千元

(外埠另加郵費)

著者 慈生

發行人 張泉生

主編 婁子倫

出版者 讀者文摘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六五〇號

寫在『論中國各黨派』之前

如衆所週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基本的不同點：一個是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爭霸之戰，一個是世界民主勢力清算法西斯蒂的正義之戰。這一個基本的不同點決定了戰勝威廉德國後的世界與戰勝軸心後的世界是如何地不同！

可是人類的悲劇永遠在重演，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沒有替人類贏得了和平。

然而五十年代畢竟是五十年代，今天的世界畢竟不是二十年代的世界，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曾經造成了第一次大戰後的撓攘，而今天的世界卻由於另一種對立的因素感到不安，這種的因素便是帝國主義與民主勢力的矛盾。

明白了這一不同點，我們就把握住解決今日世界問題的基本性質的關鍵。

今天，一切進步人類全力以赴的課題，就是爭取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與國際民主的實現。民主！民主！已成爲了人類一切進步的原

動力的象徵

在全世界人類爭取民主的偉大鬥爭中，不容否認的，中國人民在這偉大戰鬥中有過光輝的紀錄；特別是中國的各黨各派，儘管各有各的主義，各有各的政綱，各有各的作法，孰是孰非，孰優孰劣，見仁見智，各有千秋，但殊途同歸，彼此都是爲了實現一個民主中國而奮鬥的。

我們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確信中國必然要步一個真正的民主時代！我們欣幸能把慧生先生的論文結集問世，並作爲明日民主中國的獻禮！

張泉生於上海讀者文摘出版社 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

論中國各黨派 目錄

慈生著

- 論中國國民黨……………(一)
- 論中國共產黨……………(一〇)
- 論中國民主同盟……………(二一)
- 論中國青年黨……………(二八)
- 論中國國家社會黨 (中國民主社會黨的前身)……………(三六)
- 論中國農工民主黨……………(四五)
- 論民主建國會及其他……………(五四)

論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的榮績

近幾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在一種特定的意義上言之：——以黨治國，一黨專政——我們似可不妨名之爲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國民黨活動史。一般從前清活到今天的老年人，親經史頁所揭示的悲壯故事，目擊這一開國元勳與主角在東亞的一角，一手掀動中國甚至整個世界大局，波雲詭譎，柳暗花明，目搖心落，驚喜交集，許多說不盡的感想。的確，國民黨在中國近代史上，其地位實在太重要了。

當民國尙未建立時代，孫中山先生領導一般志士，前仆後繼，爭取推翻帝制的目標，以有限力量，憑磅礴的勇氣，結果竟底於成功，無論誰，悉引爲該黨無上的榮譽。這實在是黨的先天優點。就是在民國建立以後，黨的力量，有趨於渙散的危險，但自中山先生逝世後，復有青年的蔣中正先生出而力荷大局，時於風狂浪急的苦海之中，安抵彼岸；而南北軍閥的打倒，地方割據勢力的消滅，江西匪禍的肅清，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日本強盜的打垮，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亦無不成於該黨之手，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亦可謂由該黨主要地促成

民主陣線的勝利，亦不爲過，其魄力之大，智謀之深，收穫之豐，是當今中國各政黨所望塵莫及的。

不幸，國民黨雖有如此光芒四射的榮績，而在輿情方面，却是毀譽參半。特別，當抗戰時代，該黨高舉復興民族的大纛，領導全國，力抗暴敵，聲威至隆；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沸騰着對該黨的無情攻訐。就是在今天，該黨已以椽筆爲中國歷史寫上燦爛的勝利一頁，亦未能將四起的鼓噪稍事抑低。

一黨專政的是非觀

對國民黨歷來的攻訐，大體言之，集中於該黨一黨統治的一點。他們很有理由的說：由於一黨專政，所以要防制異黨，統制思想，束縛言論。也由於一黨專政，所以不啻於「民主」，要延長訓政，拖延憲政。現在，雖說要提早實行憲政了，但一般對國民黨抱有成見的人們，又對其有借實行憲政之名，行該黨統治之實的疑慮。因此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的呼聲，響徹雲霄。

不過，客觀地說，一黨專政，在某一時期仍不失爲一過渡的辦法，而且亦由於環境所造成。中國，是一積弱的中國，是一愚貧的中國，而又處於以農村經濟爲生產本位，全國又乏

嚴密及健全組織的中國。國民黨推翻帝制後，在短短幾十年內。使中國澈底改觀，登富強之域，固然不易，但欲以漸進的方式順利地達到此一目的，必須先求國內的安定，而以軍令政令的統一，意志力量的集中，為實現的手段。所不幸的，是世情變幻，國情複雜，人情又錯綜，帝國主義者、軍閥、政客、陰謀家、匪徒，各種各樣的派系，千奇百怪的思想……交架在此一前進的途上。若說開放政權，與各黨派同舟共濟，共謀國是吧，事實證明，又多有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遺恨，因而在這種種情形下，以一黨專政來貫徹其目的，自可成立為一堅固的理論。共產黨在事實上不是在其所謂解放區內一黨專政？並且在其理論上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麼？

蘇聯，就是一黨專政的國家，但我們不聞其國內有反對之者，從而可知：問題不在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主要地是在其並未完全實行三民主義。國民黨因未完全做到三民主義，遂致有種種不滿的批評者，就是因為三民主義為全國接受為抗戰建國的最高原則之故。三民主義又不是法西斯主義，誠能使中國三民主義化了，不但不反民主，而且有充分的民主。

主義實行的不澈底

可惜，國民黨雖然政權在握，施行黨治，却並沒有切實做到三民主義。國民黨並不是沒

有此一雄圖，然而却失敗了。事實擺在面前，人人可見，似不必詞費。甚至國民黨是公開存在的，天天與人民相見，可是直到今天，除了較有知識的民衆以外，大體上，一般人還只知道有所謂黨部，却不知有國民黨；只知道有蔣委員長，却不知有蔣總裁；只知道有鄉長、區長、縣長，而形成一「政府」的概念，而不知國民黨是以黨治國的執政黨。國民黨又以黨義列爲教育課程及考試科目之一，（這也是爲人反對的一點），但作爲基層的廣泛民衆，並不理解三民主義。

但這並不是說三民主義並未爲大多數人所信仰，因而是一個要不得的主義，相反的，它仍爲中國的最正統、最有價值，且爲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及較有知識的民衆所服膺的主義。其所以致此，實由於黨有鐵肩負起抗戰等的大事，而無切實堅苦精神及有效辦法在民間發生黨化作用。其故，由於黨的宣傳與主義的闡揚工作不夠，最重要的還是黨的幹部的作用不夠。

這是黨在執政，勢力鞏固，歲月蹉跎，有以害了他。這是國民黨本身最大的危機。我們敢以善意的坦白的直陳：不容諱言，國民黨有不少幹部，較大者爲老闖化，較小者爲伙計化。競選委員，在競選者不免有提高或保持其個人地位、或藉此以得一官半職及名利雙收的企圖。在投票者，或格於情面，或立於派系，因而所投者亦不完全是信仰的一票。而一個黨部

之中，或爲派系的調和，或爲派系的獨霸，以致在人事方面，使黨部對內爲祠堂化，在作風方面，對外爲衙門化。組織是公事化的，民運是官僚化的，宣傳則又八股化的。雖擁有大量黨員，每一區分部開會，可以常常流產，形同虛設。雖有團黨，亦不切實控制，有效運用，或自動發揮效能。祕密活動時代的革命精神，已燼颺冰渙，很少保存。開天窗，說亮話，他們並不是在爲黨，而是在利用黨。

在政治上的表現

黨的本身如此，黨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又怎樣呢？這尤其重要。國民黨本身的振作與否，由於其當政，自然地對政治有了決定。但除了黨員或愛護國民黨的以外，重視政治，尤過於重視黨。因此，對國民黨紛致責難者，主要地還在於政治之不能清明。我們可以稱國民黨歷來破壞多於建設，但破壞的另一面，實又爲建設的開始。我們又可以譏國民黨的建設並無實效，但民窮世亂，實亦力不從心。我們對國民黨若干的攻擊，同時也有若干理由，可以爲他解釋。但無論怎樣解釋，其最不能爲人諒解的，厥惟政治上的混沌。中國人是最自私的，又最保守的，他們又最重現實的利益。現實利益即使不增加，也要求保留，保留不可，他們却又懷戀過去，津津樂道其過去的美滿；或幻想將來，孳孳尋求其空中樓閣的未來美夢。當戰

時，人們都咬緊牙關，收治上所給予的不幸，一切曲爲解釋，寄與戰後的改善。不幸此種美夢在勝利後所發展的現實，却是每况愈下，日益加甚，因而失望的情緒，也分外加強。——接收舞弊，貪污流行，捐稅重重，物價飛漲，失業增多，工潮迭起，待遇不公，……似有陷於黑暗時代的危險。而上令不能下行，下情不能上達，形成一束手無策的紛擾局面，對國民黨有極深的愛護之情者，至此也不能不對其有所微詞。

關於此，其咎不在於國民黨的主義或政策，亦不在於政治組織之有欠健全，問題的癥結，是人事的驕橫、庸劣與顛預，是執行部份之偷巧、走樣與變質。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病症。這病症的細菌，發育於戰時，到戰後更滋長，而傳染到廣大的官吏們身上，殆有燎原之勢。自然，政府對此亦在力謀救治的辦法，而人民仍胸抱懷疑者，就因過去有不少事實，和今日愈惡化的現狀，已作不容動搖的證明，而使人有了最危險的且又最堪嘆惋的成見。成見之來，出於當政者之拖宕敷衍，掩飾實情，口惠而實不至，並又以幽默的理由，推諉責任。當戰時失利後退時，不作坦白的報導，必曰「保持元氣」，「轉進陣地」；或曰「誘敵深入」，「予敵以更大打擊」。統債照票面還本，以今日一頓客飯之價，還戰前百担白米之本，是明明有還債之名，行賴債之實，但又云統債照票面還本，爲已定國策，並云政府不能助上投機風氣，投機者因此亦可得一教訓，甚至公債黑市，報上日有登載，亦謂政府並無所知。今日的

財政經濟，改革不容再緩，記者以此提詢宋子文先生，答曰：「你有好辦法，我很願意接受。」語氣既乾脆，且又乾淨。行總署長蔣廷黻由行政當局命其辭職，而傅斯年氏曾親聞宋子文說：「蔣廷黻不懂做買賣。」這便是蔣氏之所以不能不辭職的一部份原因。而一個行政院長，却儼然有大腹賈的口吻。吸煙的人尚且可以槍決，何以出賣國家民族罪大惡極的陳逆璧君，反而判處無期徒刑？立法院監察院調整各地公務人員待遇的建議，曾為行政院所拒絕，理由是國庫支出不敷，收支懸差太鉅。但當時政院所作的調整，不但並沒有使公務人員生活得到改善，像昆明等地其底薪在一百元以下反較以前減少了。我們可以原諒政府的困難，但絕對不能原諒政府乖張的措施。如此種種，不是使人失望悲觀，並且啼笑不得麼？

正因爲此，所以有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的要求了。此種呼聲，起於民間，主要是發動於在野的黨派，不是沒有原因的。自然，若干黨派，原也不過在混水摸魚，原也不過借民主之名，施其滅弱政府威信，充分證明政府無能，遂其政治陰謀之計，但不論怎樣，人民是純潔的，國民黨應該毅然負責。

賢明的決策

但雖然如此，國民黨仍不愧爲一有光榮歷史，偉大建樹的大政黨。他的優點，並不能遮

掩他的缺點，而他的缺點，亦不能抹煞其優點。黨有良好的主義，更有特出的英才領袖蔣介石先生。他，不單是黨的領袖，且為全國的領袖，亦為世界之一內偉大領袖，其崇高的人格、堅毅的精神、英明的才幹、及所得信仰之廣大，在中國各黨各派中，找不出一個可以頡頏的人物。他的望治之心，是人無間言的。自蔣先生以次，黨的若干領袖，亦不僅為黨員，且為一般人所愛戴的。黨有優秀的傳統，此種傳統，雖有被阻斷之虞，而於紛擾幽鬱的氣氛中，一旦很快地覺醒，仍有被保持及發揮之望，所以革新的運動，在黨內也展開了。特別，我們要指出一點，黨在具體的表現上，固然有不少失人之望，但就整個黨的抽象動機上，無人懷疑它的求治之心。而國民黨既有此心，復有順潮流、識大勢、顧大體的聰明，所以憲政要提早實行了，黨派算是公開合法存在活動了，言論思想結社算是自由了，一切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的措施，相信已作有效的實行。凡此種種，我們仍可說國民黨的政府，還算得是一個賢明的政府。

我們說國民黨有甚切的求治之心，並且說，國民黨的政府還算得是一個賢明的政府，尤有重要的事實證明：國民政府為中國政治的中心，是誰都承認的，而戰後中國之需要和平安定，人民需要安養生息，亦為一致公論。一如我們上面所說：必需以政令軍令的統一，意志力量的集中為手段，才可使中國國內安定，和平建設，登富強之域。不幸，中共在勝利以後

，大肆破壞，以今日國軍的實力而論，不管中共能得外援若干，也不管中共的武裝如何雄厚，儘足一舉蕩平（雖然問題依然存在），然而政府一再讓步，一再停戰，一再謀取政治的和平解決，其苦心孤詣，亦無非免使生民塗炭，免使中國崩潰吧了。中共是最會宣傳的，就其宣傳而觀，中共的領袖均爲完人，黨則無一不善，而且真正是愛國救民的，但以政府之委曲求全，中共之缺乏誠意兩相對照起來，國民黨不是又較中共強得多了麼？

我們的祈望

因此，國民黨與政府雖有不滿人意處，仍爲今日中國政治上的正統。國民黨具有偉大的主義，正確的政綱，賢明的領袖，普遍的組織和千百萬的黨員團員，不愧爲一中國革命之中心力量，但特別重要的，尤在黨能本過去的革命精神，發揮優秀的傳統，向自強日新之途邁進，誠能如此，始可以領導各黨各派實現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就是還政於民後，與各黨派競爭，亦不致岌岌可危，我們論列至此，對國民黨實寄與熱烈的厚望。

論中國共產黨

中共的產生與存在

論今日中國的大政黨，除國民黨外，當推共產黨。而今日中國的政治糾紛，雖參有不少脚色，實際上則亦不過為國共兩黨的糾紛。他倆在政治舞臺上，可以說是一對生死冤家，雖經過國共合作及共同抗戰這兩個戲劇性的場面，但同床異夢，勃發不絕，無時無刻不在作尖銳的抗衡，終於在短短幾十年的民國史上，却給他倆塗上一大半血淋淋的故事。

就片面的理論簡單言之，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中共在中國沒有存在的客觀條件。這話，凡聽過國民黨所宣傳的，應該都明白了。可是，中共是否因此而確告消滅了呢？相反，它之存在仍為鐵的事實，自有人信仰它，參加它，到現在，反寔寔乎有取國民黨而代之的雄圖，它能否達到此一目的，可不具論，但它之存在，應該為我們所承認。國民黨有時專作高調，把事實反而視若無睹，這是不聰明的，因此，人們有時對現實感到苦悶，而興起反感，以為如果沒有中共在旁不客氣的鬥爭，國民黨的腐敗，一定日益嚴重，作此觀測的，雖不無觸到一角的事理，但究竟太表面了。因為中共並不是為國民黨而產生的，而存在的，它只是

在中國這歷史的、這地理的、這經濟的種種條件下而產生的，並且存在的。

爲什麼人說中共在中國沒有存在的客觀條件，而我們則相反地說恰有其必然條件呢？就歷史看：每一朝代的變亂，都起於農村，而以農民爲主幹。過去，人稱之爲逆，爲賊，爲匪。以今日新的目光視之，則爲革命，爲維新，爲被壓迫或被統治階級與壓迫或統治階級的鬥爭。而發生此種變亂的原因，主要由於政治腐敗和歲歉年荒。民國以來，上承封建的餘毒，下啓列強的侵凌，中經軍閥的專橫；內在的，是瘡痍滿目，世亂如麻；外在的，則科學文化，日新又新，國民黨處此場合，應付的確煞費苦心，其不能盡如人意，事屬不能盡免。而身處荒蕪農村中的農民，自有被知識份子所鼓動所糾合所領導起而鬥爭的必然。再說地理的，中國政治的、經濟的重心，都處於沿海，亦發達於沿海，江西雖地居東南，但山高地遠，民智簡單，性格强悍，地雖產米，而佃農雇農居多，生活在水平線下。沿黃河各省，常被水患，湘鄂等處，又水旱頻仍，政府雖有救濟，而死亡的仍多。政府對於交通、水利、救濟等等事業，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所以中共在廣州暴動，轉瞬即爲撲滅，但一入江西，星星之火，即告燎原。在江西被圍剿得幾乎絕滅了，但一入西北，延安就成中共的皇宮，實力一天大似一天。由延安這一中心，蛛網一般，伸展到每一崇山峻嶺，每一荒僻農村，團團的織成了地下的。一個欲攔國民黨而噬之的政黨，國民黨受地理的限制，也無法可加消滅。若從經濟方面

言，中國的工業，落後而不發達，仍以古色古香的農業為主。而農村經濟，實在貧乏得可憐，因而城市的商業經濟，也毫無起色，鄉下人與城裏人，都是很窮的，所以孫中山先生說，中國只有大貧和小貧之分。不過，我們若換一方面來看，根據中國的生活標準論，既然貧有大小，在大小之間，也就不難分出中國式的大富、小康、貧、赤貧等等的各級，因而中國的真正無產階級雖然很少，但無錢階級則多，雖小有產者，所入亦不敷所出，甚至不得所入，使生活時起恐慌或竟告斷絕，而政府方面，一切社會事業，雖辦而等於不辦，做官的官僚化，有錢的奢侈化，至於風氣的敗壞，貪污的流行，鄉保甲長的專制，日積月累，使窮人憤憤不平，便參加了與執政的國民黨作對的共產黨，作爲他精神上惟一的出路。有這種種客觀的條件爲中共建立，中共的產生與存在，非但自然，而且必然，千萬句說中共不當存在，那是無用的。

中共的份子

但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存在的共產黨，就不同於外國的共產黨了。固然，它亦是以馬列主義爲主義，以無產階級專政做到階級消滅的共產社會爲目的，但它的份子，以農民爲最多，以窮人爲最多，與其說他們爲因信仰馬列主義而爲共產黨員，不如說他們大部份因受環

境的逼迫而爲共產黨員。所以他們過去也重演歷史上黃巢、李闖等的故事：濫燒屠殺。羣衆是盲目的，他們只在這上面發洩得怨恨痛快。他們雖亦在工廠中活動，却以山鄉爲立場；他們長時期不能公開，只在祕密發展，直到今天，還隱藏他全部的真相。他們認爲：國民黨已經掌握政權，要求輕易公開，是不可能的，而所謂民意機關的民意代表們，照他們的目光看來，大概是國民黨所掌握的，因而實施憲政，除非從若干方面打開幾條門路，仍是換湯不換藥，有其名而無其實的。中共的領袖們堅決地相信：除非採取錢與血，除非你——國民黨——存我——共產黨——亡，或我存你亡，要從國民黨手中和平地取得政權，或平分秋色，貫徹其主張，正像貓嘴裏挖鐵，是不可能的，在這方面，他們是武力萬能的信仰者，他們崇拜實力，所以槍砲不全時，標槍大刀鐵棍，就是新銳的武器；煽動國軍叛變，搶收敵僞武器，襲取友軍槍械，無非都因此意。他們更因此而重視實利，爲目的不擇手段，只要於黨有益，有機會可以利用，有既成事實可以造成，不惜以種種方法，使其實現。他們又有辨證的哲學，以辨證法指導其行動，與國民黨一正一反，排演着啼笑皆非的精彩節目。這種種，在外國是看不到的，在外國的政黨上也看不到的，所以中共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的共產黨，馬歇爾先生說它不是普通的政黨，如果是就其中國式的這一點而言，並不失當。

但是，雖然有如許客觀條件，使中共產生，但是要能根基鞏固的生存，仍感不足的。在

這一方面，我們須得重視它還有內在的優點，而有為國民黨所望塵莫及的，如組織吧，中共是嚴密的，運動是靈活的，國民黨呢？是官僚化的，鬆懈而且表面的。如工作活動吧，中共黨員有自動精神，切實而簡捷，不同國民黨之善兜圈子，浪費而少實效。中共重真才實學，尤重忠實的幹才，雖不學無術，而以爲實地的由工作造就，比僅憑空洞的資格更來得實際，所以善於提拔幹部，幹部多有豐富的鬥爭經驗，精妙的工作技術，苦幹硬幹實幹的精神，而國民黨呢？我不敢說它是有黨而無黨員，但幾乎是有不少黨員是不能算作真正黨員的。

中共能做到如此地步，無疑地，我們要歸功於其領袖毛澤東們了。實在，毛澤東是中共的領導者，富於組織與鬥爭的天才，尤有堅持不懈的精神，使得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幾次從絕境中得救。毛澤東與一般領袖們，就各人的才賦，將工作分配得恰好，各人的表現，也恰如其分，不愧爲一副名實相當的班子。因而他們合演出的戲劇，有時亦竟爲國民黨所不及的，如宣傳吧，中共做得可說已到爐火純青，奧妙無窮。國民黨對三民主義的宣傳，對共產主義的批判，對中共宣傳的反擊，始終老調，而中共呢？今天來一個新的口號，明天又來一套新的理論，爲中共說話的刊物，如此之多，中共在文化界的勢力，又那末的大，潛藏的事實，反映出國民黨對此若非無能，便是疏忽。

國共兩黨的關係

自然，這亦是多少由於環境所造成的。國民黨是執政的黨，應付大局，是相當艱苦的，說話應老成持重，不能隨便。若中共則不然，它是在野黨，它的大目標只有一個，專挑國民黨的瑕疵，說話可以放肆。國民黨的好壞，一切都有事實作為公論，失策的地方，只能道苦衷，求諒解；中共則儘可恣意攻擊，尤能因攻擊而獲取人民的同情。國民黨既為執政黨，實權在握，時日一久，黨的力量不免現出鬆懈，只是對共黨的防制，消極地做得嚴厲，中共在這場合下，自非苦幹，堅密，圓滑不辦。國民黨的對手是多方面的，外交，國事，各黨派，黨務……用心不能專一，中共則以國民黨為對手，一切對國民黨的言行，精力集中，鋒芒自然易露。

若因此而專事崇拜中共或非議國民黨，或專門歌頌國民黨而完全責罪中共，都是不公道的。無論國民黨或中共，所以如此鬥爭着，照理都是為了國家，說中共是蘇聯的走狗，出賣民族的好細，實是違心之論，沒有一個共產黨員真正願意為此，如果如此，中共可以一旦瓦解，無論昨天，今天，或明天。中共的領袖們，是有濃厚的政治慾望與權力野心的人物，絕不會自掘坟墓，使自已喪命的出此下策，因而種種的口角與交手，無一不是為國家大事而起

，黨不過定一個手段。但是理雖如此，若各走上極端，有時就不免有爲黨而不爲國的現象發生。大家把黨太注重了，以至因黨爭而使國家蒙嚴重損害，謂爲失之東榆，收之桑榆，固亦娓娓動聽，其奈將因此而使國家民族，陷於永劫不復之境乎，是手段用得失常，目的固難達到，手段亦早斷喪。而按之事實，兩方的確都有此失；當國共合作時期，是中共把黨看得太重要了，使得國民黨要清黨，爲什麼國民黨要清黨？爲了救黨。從此兩方就有了成見，結下如海的仇怨。外患嚴重，雙方無坦白公開、推誠相與、共謀抗敵的態度，中共昧心地說國民黨妥協賣國，國民黨亦不得不「攘外必先安內」，中共破壞得利害，國民黨越防制得利害，越防制便亦越搗亂。抗戰終於發生，是何等的大事，人們爲雙方合作而喜，而雙方的成見如故，作風如故，胸中各有各的鬼胎。國民黨的訓政，延長而又延長，中共謂爲拖宕時日，把持政權，然乎否乎？中共攻城奪地，獨樹一幟，國民黨斥爲擁兵搆亂，禍國殃民，然乎否乎？國民黨以黨治國，却又以國養黨；雖稱實施憲政，還政於民，而對中共戒懼之心，則並不減輕；在中共則抱持成見，斥國民黨一黨專政，其本身又何嘗不想取而代之？國民黨還軍於國，要統一軍令；在於中共一日有武裝存在，即一日不能治平，而中共以爲國軍即是黨軍，中共一日交出武裝，其本身即無立足餘地，對國民黨不敢信任。

凡此，是爲國呢？爲黨呢？抑爲黨即是爲國呢？若說爲國，無解不開的怨仇，何以紛爭

不息？如說爲黨卽是爲國，却因黨爭而國家已大蒙損害。我們要指出一個鮮明的事實，在抗戰時期，雖說雙方合作，而國民黨對中共仍然防備，中共對國軍時多襲擊。是爲國麼？國民黨如澈頭澈尾的爲國，儘可使各黨各派取得合法地位，公開活動的雅量，以主義及政治事實作公衆的選擇。然而過去並不。中共如一心一意地爲國，又何忍於抗戰勝利後破壞交通，掠地攻城，不使九死一生的人民，有稍事蘇息的機會？豈不是雙方都有不是麼？

中共的幼稚與過火

在這方面，國民黨却是可得諒解，而且輿論不免要偏向於它的。爲了國民黨終是一個執政黨，它負有國家興亡的責任，抗戰終是它支持着的。它防制中共，可以說是免得其故態復萌，使抗戰受害。它接收失區及敵僞財產資源武器，是名正言順的。無論它過去有什麼的不是，蔣主席終是全國服膺的領袖，並且決意實施憲政，此時此地，不會是一句空論，其望治之心，亦人無開言的。若國民黨所言不兌現，而政治現狀不力謀改善，它自己亦會舉起手來，打倒自己的。不幸，中共自抗戰勝利後，種種言論與行動，却喪失了大部份國人的同情，而覺得其過火與幼稚。如「放日報的一駁蔣介石」，只圖罵得痛快，却不估計罵後的反響，實在過火。佔取長春，意在造成既成事實，姑不論其是否對國家抑對國民黨作討價還價的資

本，但其又不曾考慮到「先下手」固然「為強」，「先動手」却亦「遭殃」，依中國人的道理，自然曲在中共，如因此而起內戰，罪魁禍首，自然亦舍中共莫屬，何況長春之應為中央所接收，是毫無疑義的呢？這不是中共的幼稚是什麼？

因此，有人以為國民黨官僚化，而共產黨則流氓化。為什麼？就因中共的過火與幼稚。也許，我們所謂的過火與幼稚，於中共並不恰當，不過，我們是以中國的道理標準來立論的，如果與此種標準相距太遠了，自然要失却國人的信仰與同情。如中共的手段用得不幼稚，飛稱老練圓滑，但一而再，再而三，就難逃反覆無常，毫無信義的譏評。爲了它過於不合中國的道理標準，就不免見得過火與幼稚了。政治鬥爭，或政治革命，不把握住中國的人情風俗習慣倫理道德，滲透它，使它漸變，量變了，質也變了。中共過去走立三路線，盲動得過火；今日一意孤行，豈非又幼稚得可憐？

天下事的成敗，實繫乎過火或幼稚與否。日本侵略中國，估計錯誤，是幼稚；動輒用武，是過火，終於失敗。中共不是想成功麼？但他估計錯誤了。抗戰勝利，民族性更旺，蘇聯遲遲撤兵，予中共不少便利，使人對中共的反感已甚，而中國今日之需要和平建設，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是當前的天經地義。能顧到此，就是識大體。國民黨很聰明，把握住國人望治不望亂的心理，對中共作種種讓步，所以雖在勝利後因接收問題，物價問題，失業問

題，激起大部份國人的怨恨，但由於其苦心孤詣，以求國家趨於治平的識大體這一點上，却博得普遍的擁護與同情。而中共則不然，它只看到抗戰的良機已去，乃利用一般人望治不望亂的心理，擁兵挾持中央，一方面圖本身的發展，在資源豐富而外援切近的東北，拚命滋長勢力；一方面則迫使中央對其讓步，以獲取大利。國民黨以求治的姿態出動，中共則以造亂的形態出現，它雖在攻心的戰場上，贏得不少利益，而在攻城的戰略上，却使全國民衆疾首痛心，達於極點，實不智之尤！

人是最會解釋與體諒的，當人們最同情中共的時候，中共的種種行動，無不可得諒解的。如中共說國民黨如何如何，雖然過火，我們可以看作政治鬥爭上不得不如此的宣傳，而予以諒解，如中共煽動罷工罷課等等，我們亦可看作政治鬥爭上不能免的策路，亦予以諒解。但諒解却有限度，一到有種行動足以影響國家民族的興亡，威脅全民的生活的時候，可以將過去的諒解，全部變為厭惡，如你中共說國民黨勾結僞軍，爲什麼東北的僞軍大部也參加了你們？敵軍爲什麼幫助你們？你們歌頌中蘇條約，若當初中央與他國訂了同樣的條約，你們又作何說法？這些例是舉不勝舉的。中共今日在東北的行動，就是將國人對它過去的諒解全部變爲厭惡，其極，有使人要求大肆撻伐，予以根本消滅的不智行動。

諺云：「成者爲王，敗者爲寇」，我們原不能以成敗論中共，況中共尙在成敗的途上排

徊。但「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上下四千年，縱橫兩半球，多少事實，證明「攻心」是得到成功的最上要訣。中共是知道這一點的，所以已改變了過去在江西的燒殺作風，歷來雖仍不免故態復萌，但已以種種圓滑巧妙的方法，獵取人心，但大局所在，中共若不作明容的決策，以加挽回，豈非聰明反被聰明誤？我們提筆至此，祇得拭目以視其後了。



民盟組成的特質

在當前國內政治舞台上的黨派，無疑的，以中國民主同盟爲最惹人奇疑，而感到新鮮的組織。像這樣一個多角形的政治怪物，自不能不使人與「莫測高深」之感。

他的第一個特色，是同盟中的份子，如張瀾、張君勱、沈鈞儒、史良、左舜生、張申府、李璜、陳啓天、張東蓀、梁漱溟、羅隆基、潘光旦、章伯鈞、柳亞子、陶行知（已故）、冷適、黃炎培、周鯨文、會琦、何公敢、劉王立明、聞一多、鄧初民、李公樸、沈志遠、余家菊、馬寅初、江問漁……等等，都是國內的名流學者，而這些學者名流，在同盟的旗幟下，匯合在一起了。

他的第二個特色，是同盟中的份子，其政治背景，又各各不同，如會琦、李璜、左舜生、陳啓天、余家菊、周鯨文等等是屬於中國青年黨的。張君勱、羅隆基、潘光旦等等是屬於中國國家社會黨的。沈鈞儒、張甲府、李公樸、史良、章乃器等是屬於救國會派的。梁漱溟等是屬於鄉村建設派的。章伯鈞等是屬於中國農工民主黨的（第三黨）。黃炎培、江問漁

、冷適、陶行知等等是屬於中華職業教育社派的。而譚平山原屬第三黨，柳亞子原屬國民黨；冷各黨各派於一爐，在中國的政黨史上，可謂別開生面了。

正因為此，民盟在人的資望號召上，在黨的匯合力量上，是不可輕視的。但我們要問：這些學名流，及這些主義不同的黨派，何以竟能會合一起，並統一於一個組織形式之下，共作政治上的鬥爭呢？這一點，我們從同盟份子之並無真正國民黨員，即使有之，而其思想觀點已與國民黨有相當距離的上面，可以明白看出：它完全是在野黨以在朝的國民黨為鬥爭對象的組織。

國民黨憑其光榮的歷史，藉政權在握的優越地位，在政治上取以黨治國的手段，在黨務上取以政養黨的方式，其勢力與基礎，均極厚固，在野各黨派，以中共之實力，猶難與其頡頏，小黨小派，自然更難競爭了，因此，由於客觀環境的逼迫，主觀上的共同需要，取集零為整的戰略，以增加戰鬥力量，民盟的形成，自有其必然。

以今日中國的政治現狀論，民盟在若干方面的表現，我們亦不能妄加菲薄，以憲政論，民盟遠在二十八年統一建國同志會時代，已積極活動，更由政團同盟到今日的民主同盟，前後經過七年的鼓吹督促，在三十年前後，固有不合時宜的高調之憾；雖然國民黨在宣傳上稱為實施憲政，為一貫的決策，而今日憲政之將可早得實現，其多多少少出於民盟的推動，

亦爲一鮮明事實。而各黨各派取得合法地位，並自由活動，及要求參加政府等主張，有的已完全實現，有的亦即可實行，亦不可謂非民盟的重要收穫。

民盟理論的批評

但是民盟雖人才濟濟，終是一個「什色部隊」，只是一個各小黨小派聯盟的集團，以人論，各有各的黨籍，以黨論，又各有各的理論與觀點，在這矛盾的思想漩流裏，從極左到極右，由極激進到極保守、背道而馳，其無法取得一致，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們可說民盟實在沒有動人的中心政治理論。

但是它居然亦有其理論和政治綱領者，要爲各黨派利害所共繫，有如實行民主，開放政權，結束一黨專政，爲各在野黨派的共同要求是，這是我們看它的政治綱領就可以知道的。但其理論觀點雖是一般的，却又有其若干的特殊處，不過這些特殊點，說得好聽點，有不免高調之嫌，說得不好聽點，實不免書生之見。例如以憲政論，當其在統建會時代，亦只主張憲法頒布後，立即實施憲政，態度較爲溫和，而在政團同盟時代，當三十年參政會開會時，民盟份子，提出十大提案，主張政府於最短期間結束訓政，實施憲政，戰時作此硬性的激進主張，自然於情勢格格不入。今日民盟的政治綱領，主張有參議院、衆議院、並合組國會，爲代表人民行使主權之最高機關。國家最高行政機構採內閣制，對衆議院負其責任，凡此諸

點，姑不具論，但其主張總統與副總統的產生，由人民直接選舉的方式，實在有紙上談兵之憾。如果間接選舉，有把持操縱之弊，那麼直接選舉，能否保證避免？而且國民黨的訓政，固無效驗，所以與其訓政不已，不如早早實施憲政，這是對的，但欲全國普遍舉行直接選舉，如不拋棄高調，而實事求是，是絕對難以辦到的。我們只可以直接選舉為選舉方式的最後目的，而間接選舉為此時此地的過渡形式，躐等以求，必難免笑話百出，這樣幹，痛快則痛快，但危險亦危險。再如民盟又主張「省於國憲頒布後，應召集省憲會議制定省憲」，在政協會議時，傅斯年氏已力事異議，爲了其勢將造成分裂割據之局，這與民盟所主張的「和平、統一、團結、民主」的真精神實有不符。何以民盟對選舉方式，顧慮多端，而於省憲問題，反而毫無過慮呢？

正因爲民盟的理論是一般的，所以他只是援取各黨各派相接近的觀點與願望而織成爲其理論吧了，祇有這樣，在部份思想上方可以保持飽和，如其不然，而認爲民盟的若干特殊主張，何以竟能在民盟中透過包含思想各各不同的各黨各派，不起衝突，以至引以爲奇，這忽略了黨派鬥爭的策略，及黨在民盟裏的實力的作用了。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分兩方面說：第一方面，是加盟於民盟的黨派，在民盟裏的實力作用，可以勿論。第二方面，我們要注意於中共了。

民盟與中共的關係

中共與民盟的關係究竟怎樣呢？成爲疑點的，是民盟多爲在野黨派的結合，國民黨之不在內，是無足奇的，但直到現在，我們始終亦未見中共加盟，是民盟的政治主張不合中共的要求麼？還是中共有恃無恐，不屑參加呢？前者，民盟對中共的主張，常多呼應，於黨的利益論、中共爲求之不得。後者，既然民盟以國民黨爲鬥爭對象，目標又一致，參加此盟，於黨的利益加強，亦求之不得。然而事實却不然，中共並不在民盟之內。

這就是微妙的一點。我們可以作如下的解釋：青年黨在民盟的歷史上有發起人的地位，亦可以說，青年黨在民盟裏有一長時期保持其領導權，如中共加盟，青年黨難保有被排擠之虞，這是第一點。其次，國共兩黨，妻處於反對的地位，中共加盟之後，似太刺目，於民盟的本身亦未必有利。再其次，則中共加盟之後，外人易起中共與民盟爲二而一的觀感，若處於從旁贊助者的地位，保持一種友誼態度，若能得到民盟的呼應，於中共本身，利益較多。但僅僅是這樣，也只能做到中共的主張，合乎民盟的需要，民盟的呼應，才能有利於中共，自然是不足的，可是在事實上看，民盟雖包含各黨派，但其爲中共所作的呼應，實在太多了，難道這些都爲民盟一致的意見麼？爲什麼青年黨反對中共在東北的破壞行動，在政協會議時，主張溫和態度，與民盟分歧；而民盟態度，則反與中共一致，中共的主張，並且有轉

手於民盟提出之嫌呢？並且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參加國府委員的名額，中共與民盟，各共佔十四席，而青年黨則反退處劣勢，而有曾琦等三人發表意見，謂共黨堅持十人名額，青年黨認此問題不能談下去；民盟超過青年黨人數時，則青年黨將考慮是否參加政府問題，何以青年黨與民盟反有不平，而民盟却不對青年黨的名額有所爭取，而袖手旁觀，不促中共讓步，就此種表面現象透視其內容，可知青年黨在民盟的勢力已日趨薄弱，而民盟對中共，似已有很密切的關係了。

這不是我們的推測，而有痕跡可尋的：民盟中的第三黨，數年來與中共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救國會派，當初原是中共人民陣線的組織，史良已正式成爲共黨黨員（註），沈鈞儒，李公樸，張甲府等亦是中共的擁護者，該派有甚多的幹部也早已加入中共。更據報載，政協會議後，梁漱溟所致毛澤東之函，要求毛氏同意其今後退出現實政治的主張，那麼鄉村建設派與中共也有切膚的關係。柳亞子與毛澤東作沁園春的唱和，亦可見志同道合；：我們不必一一例舉，已可知民盟與中共實有特殊的關係。

但這也許是我們的妄見，因爲不論怎樣，民盟終是單獨的一個組織，只要在此一形式之下，處國共兩黨之外，不偏不倚，以共同的一致意見，爲國是而努力，若其言論爲高調，事實上是不起效力，若其主張符合輿情，亦不容國民黨無雅量不加接受，因此，這一組織在正

常的政治活動上，仍有其必要。所可惜的，它一方面固有它的特色，而此種特色，反而又構成了它的缺點：正因為它是一個各黨各派的集團，因此，除了與國民黨作正面的鬥爭外，黨派與黨派間，也不會沒有鉤心鬥角的活動，不能保證各黨派在民盟中無爭取領導權的活動。因此也不得不使人相信各黨派沒有利用此一統一的組織，共同的力量，而為發展其本身組織的企圖。況且民盟中的佼佼者，不是都有濃厚的領袖慾的麼？論各人的資望地位，對外可以號召，對內却因不相上下，實在難以安排，偶有屈居人下者，能否避免發生意見？中心人物，何法造成？張瀾是不是真正領袖？是不是在無辦法中找出辦法來的一個領袖？

因此，除了思想上的矛盾以外，如果民盟不能克服這重重暗礁，勢必發生磨擦而現出裂痕。而且，它既然以團結各黨派為其組合的特質，並不是真正的政黨，只是在一定條件下所形成的吧了，這條件一旦失去，它的生命，也就宣告完結，除非繼續大量吸收個別份子，改組為正式政黨，克服跨黨現象，才可以延續下去，然而，作為民盟基本力量的各黨派，既一聞而散，那時民盟雖以政黨的新面目現，其生命的脆弱也就可想而知。使人迷惑的歧途，已在等待它作聰明的選擇了。

（註）據中央社南京 月二十日電：史良已正式聲明除參加民盟外，從未加入任何黨派。

論中國青年黨

青年黨的產生及其理論基礎

一般人所稱的中國三大政黨：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其中之一，即為現在我們所要論述的中國青年黨。它的理論基礎是國家主義，一般人因又稱該黨為國家主義派。

當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中國數千年的帝制，是一旦推翻了，但國家仍處於帝國主義者與其走狗們的環攻之下，國內的政治，則藏垢納污，日趨腐惡。因日本帝國主義者迫我追認其所提的二十一條件，在北京所激起的五四運動，亦洶湧着愛國心，新思潮，而轉變為劃時代的文運，泛濫全國。政治性的學術研究團體，其前後亦風起雲湧，其中由左舜生、曾琦、李璜等所組織，參加五四運動的少年中國學會，即為青年黨的前身。

從另一方面看，曾、李等雖奔走呼號，為五四運動的健將，漸漸地，他們却又抱着了一種觀念與理解。他們以為：國家是體，文化是用，文化的變革，應以國家的需要為轉移。國家是自變數，文化是因變數，忽視國家的自變，而以因變的文化的運動，欲求救國實效，謂為本末倒置，能否救國，實未敢必。尤其，當時共產主義的思想，流佈甚速，並為不少人所

接受；共產黨亦與國民黨合作，有炙手可燙之勢。他們認為：階級專政不適合國情，接收階級主義的並不是西洋的實際的文化，不但誤國，而且禍國。所以為求推倒軍閥，實行全民政治，而以國家主義為思想中心的青年黨，於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正式成立於法國巴黎玫瑰村的共和街。

自然，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兩個有尖銳矛盾的主義。後者，在行動上受共產國際的指揮，在理論上，主張工人無祖國、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前者，基於國家為一有機體，其本身即是一個主體，並高於一切的原則，反對反國家的個人主義，反對反國防的世界主義、國際主義，以及階級的共產主義。因此，兩者在思想上的衝突，自來不絕如縷，稱為國家主義的代表作，陳啓天的「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一文，就會引起共產黨的惓代英的爭駁。

就是以三民主義而言，國民黨說民族主義即是國家主義，所以三民主義已將它包括在內了。但民族主義終是民族主義，並不完全是國家主義，兩者理論的出發點不同：前者，以民族為本位，經過國家的階段，進世界於大同，似由具體而落入空洞。後者，以國家為本位，輕視大同的理想。他們認為：辛亥革命，只是一個民族本位的革命運動，其後，必須以國家本位來代替。但國家主義若走上極點，必然加上黷武主義、侵略主義，而成為帝國主義，這

一點，青年黨有沒有染其臭味呢？我們不能說它必有，但它評衡抗戰之役，就認為不應視為消極的抗敵，而應為積極的征倭；會琦並且有「三戰建國論」，主張我國雖以日本為敵而與之戰，但一戰勝倭之後，將來尙須再戰勝俄，三戰勝英，建國始可成功。本此而觀，它却難免有此危險。

就青年黨的外交政策來看，是處於「加強聯合國機構，樹立平等外交」這一大前提之下，而以「在無損國家尊嚴與權益之範圍內與世界各國平等友善」為其行動綱領。但抗戰的性質是被動的自衛戰，從來沒有自動的征伐意味，我們可以說俄、英二國於我尙有不利關係，但此種關係，亦未必非賴戰爭不得解決。所以儼此種論說，雖有部份理由，終非全合事宜；雖屬豪語，却嫌誇張。

青年黨既以國家高於一切，並且亦以種族平等，宗教自由，階級協作的全民政治為其政治理想，此一理想，又如何而可實現呢？它認為：應由全民革命來達到之。但這又需三個具體的條件：以全國一致的不安環境為契機；以全國人民一致的自覺心為動力；以全國人民一致的自決心為行動之條件。這三個一致之能否一致，可以卜青年黨實際運動之能否成功。可惜，那三個一致太抽象了，要問：所謂一致，是一致到如何程度？又如何趨於一致？所謂自覺心，是理智的，主要靠教育，一般賴宣傳；而自決心，則為感情的，然應本乎人格，發乎

正義，要這兩者在全民起一致的作用，離開了被迫的對外自救，進入自動的對內革命，除非藉末流的煽動，以此時此地的中國論，只是理論的，而且陷於想像的。退一步說：國民革命的成功，不在於全國的「一致」，亦只有部份的一致。以今日論，全國似已具備一致的不安環境，但依青年黨的理論說來，不但需具備一致的自覺心與自決心，就是這不安環境的造成，以我們客觀的見地，在國民黨要負政治腐化低能的責任，在共產黨要負搆亂叛國的責任，各黨派要負從中取利的責任，即使有自覺心與自決心，並且一致了，也只有先革共產黨的命，尚不致以國民黨及其政府為惟一的真正革命對象。而實施憲政後，青年黨所謂的革命條件甚至革命步驟，自必更空洞了，所以在這方面，它仍是偏面的理想，因而它的實際運動，在過去便沒有成效，今後亦必然落空。

青年黨的功罪

在事實上，青年黨的行，原也並不完全合乎言的。它有兩大口號：「內求統一，外求獨立」；「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所謂國賊，該黨指出為：盜賣國權摧殘民命之軍閥，營私舞弊禍國殃民之官僚，假借外力爭取政權之政黨，朝三暮四寡廉鮮恥之政客，把持地方魚肉鄉里之濫紳，勾結外人奪掠國富之財閥，破壞公益專謀私利之奸商，欺世盜名不負責任之鄉

愿，倚仗外人壓迫同胞之教徒，擾亂社會妨害國家之流氓。凡此十類，都處於國賊的範圍。可惜，今日中國各政黨，確不乏符合人氏要求的宣傳與口號，而在實際，輒因一黨的私圖，不惜採取頗欠正當的辦法，以求一逞。青年黨不幸亦犯此失。所以當北伐前後，在孫傳芳、張宗昌、張作霖、吳佩孚等庇護之下，以肆活動，作反國民革命的宣傳，並且擁護五色旗，主張聯省自治，一切口號，乃成表面文章。

青年黨何以如此呢？除了鬥爭策略這一點予以解釋外，應當指出的是黨的成份之包括小資產階級的及有槍階級的兩重性。它之所以反國民革命，客觀地說，倒並不是反對北伐，只是反共，反對赤化。反共不僅在其理論上有必然，在黨的過程中，也有若干教訓：少年中國學會是給共產黨分化的，曾琦李璜等在法留學時亦受共產派的排擠，而北伐一役，幾乎有為共黨變質，國民黨亦有為其所侵蝕的事實。青年黨與共產黨既處於敵對地位，且於國民革命運動上，被摒棄於外，故於反共之中，尚含有意氣，卒與「推倒禍國殃民之軍閥」一目標背道而馳。就昇黨所稱的全民革命的三個一致條件，征倭之說，三戰建國論，一方面可謂為空疏不實，紙上談兵的書生之見，一方面，亦頗有橫戈躍馬，呼嘯而前，不顧一切的武夫氣概。今日國家主義的青年黨，所以有動搖的事實，所以有大胆的壯論，寧非因此。

除此以外，尚有一點，亦屬今日中國各政黨的通病：由於國民黨一黨專政，由於每一政

黨對其本身要獲得全部，全部不得，也須瓜分政權的一點企圖，它在九一八後提出七個不合時宜，格格難入，並且又流入誇大，而不自量力的主張。其中重要的，爲「對內取消一黨專政。」其次，厥惟「對於外交，應該預定計劃，凡有損國權，則絕不容讓，寧爲玉碎，勿爲瓦全，不得已當不惜出於一戰。」「萬一變亂擴大，政府可遷西部高原，以最大決心，作持久之殊死戰。」「對外不走聯俄路綫。」所謂玉碎、瓦全、持久、殊死戰云云，在當時終感不切實際，雖有血氣之勇，却非知己知彼，老謀深算的爲國之道。至所謂不走聯俄路綫之說，並且見得頑固了。一二八後，又提出了施行民主主義之憲政的主張，及至中央加以拒絕，遂又大言：「與國民黨政府脫離關係，另組抗日作戰政府，一切調停妥協之說，俱當一掃而空之。」並且要「準備以鐵血與國民相見。」因之拒絕出席國難會議，甚至要與吳佩孚孫傳芳等造成華北新局面。抗戰開始後，對中共「聯合政府」的主張，亦加以附和。時至今日，該黨已確定「內求統一與自由，外保安全與獨立。」就是對中蘇間的懸案，也主張「必須充分由外交途徑解決，」並且要「增強兩國間的友誼」了。其宣傳與主張，時而激烈，時而溫和；時而主彼，時而主此，固由於其主觀上的需要，要亦不能不說多變。

但國家主義終是青年黨的中心思想，其國家高於一切的原則，且爲眼前角逐場面上最好的一句警語。我們本春秋責備賢者之意，在上面雖對該黨不無微詞，但無人懷疑它一片熱烈

的愛國之心。尤其，該黨本二十餘年政治鬥爭的經驗，出入此一烽火不息的局面，心感今後國是之必須納入和平正軌，因之該黨於戰時及戰後，頗能以坦白的政黨風度，與其他政黨相周旋，而博得國人的同情。當抗戰初起，該黨即毅然本國家主義的精神，放棄一切關於枝節問題的意見，擁護政府，履行抗戰。曾、左、李等七人，亦參加了參政會。其發動組成的中國民主同盟，當統一建國同志會時代，亦曾為新四軍事件，而奔走呼號於國共兩黨之間，謀取協調。勝利前夕，左舜生且有延安之行，面請共黨與政府重開談判。其有助於黨派團結，功不可沒。勝利以後，對中共的擁兵構亂，大感不滿；對東北問題及張莘夫被害案件，持極正常的主張。在政協會議中，所提意見，頗多顧全大體，切中肯綮。該黨並努力斡旋國內和戰大局，殊見磊落光明。雖其於民盟中已有的領導地位，為中共有計劃的陰謀所推翻，而其所表現的種種明智舉動，實強過中共多多，抑亦非民盟所可比擬，這一點，我們應予提出。

我們的期望

除非國家的概念在人類的頭腦中消滅，國家主義仍有其信仰者。除非世界大同，在進入此一遠景的過程上，國家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政黨，可以算作一件點綴品，但在此遼遠的旅途上，仍不失其相對的意義而少不得此一絕對的條件。在某一方面看來，國家主義是較陳舊了

，但它與青年黨實亦可為今日中國進於安全、統一、獨立、強盛，永保勿替的象徵。它已存在，且必存在。問題只在它不至流入馬愷維利的國家狂。關於此，自是我們不必要的過慮，因為它在三十四年十二月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修正的該黨政綱，固嫌平淡瑣碎，無獨到之處，欠缺號召力量，然大體上尙能作適應時宜的決定，頗見明智，就可以知道了。我們希望青年黨在當前情勢之下，應仍本顧全大局的智慧，減少政府困難，為國是努力。即在憲政實施後，以政黨風度，參加競選，亦必有其相當地位，要在其好自為之而已。

論中國國家社會黨

中國民主社會黨的前身

國社黨現已與海外民主憲政黨合併，改名爲「中國民主社會黨」。民憲黨之政治主張，素與國社黨相同，由人事上之關係言，兩黨亦素爲一體。現在雖正式合併，另定黨名，但就（一）以民主社會主義爲今後唯一立國之道，（二）以民主方法達成社會主義的該黨基本政綱言，亦即國社黨一貫的主張。實際上，民主社會黨亦即國社黨的變相，它不過以老店新開的姿態出現，並不能因與民憲黨合併改名，在其本質上有何改變，所以我們不必對民主社會黨重另論述，這裏對國社黨所作的批判，也一樣批判了它。

國社黨的理論

中國國家社會黨所揭櫫的主義，正如其黨的名稱一樣，即爲國家社會主義。他在中國三大政黨以外，其名聲猶不及民主同盟。論其原因：一由於黨的成立，迄今不足十三年，爲時至短；次由於民盟歷史雖短，但爲各黨派要人的集團，面目新奇，自居於第三黨地位，極爲活躍，而又時與中共相呼應，易以引人注意。因此，國社黨雖非一新生的黨，於人却不無陌

生之感。

不過，該黨並不是沒有宣傳工作的，「再生」與「民憲」這兩大雜誌，就是黨的機關刊物。但其所以與人生疏的另一原因，在於它的基礎，只建築在上面的一層，若有羣衆，亦只一羣爲數有限的青年學生罷了。而由此一層清白動人的粉飾所反映出的該黨巨頭，却多爲文化教育界的學者名流：張君勱、張東蓀是哲學家，在作科學、玄學的人生觀論戰時，二張就是玄學陣線上的兩員名將。梁實秋是文學家，與已退黨的羅隆基，同爲新月派的台柱。羅氏會爲新月主編，天津益世報主筆，且在「人權論集」上與胡適同有膾炙人口的爆彈文章。潘光旦是一個優生學者，餘如張肖梅，王造時等等亦薄有名聲。因此黨的成份，完全偏重於大學教授與大中學的學生。

國社黨的歷史雖甚短，其主義則尙在該黨正式成立以前，已由張東蓀於民國十九年主持上海時事新報時提出了。不過所謂國社主義，很易使人誤會即是德國的納粹主義。關於此，該黨會有明白的解釋：納粹正確的漢譯爲民社，與國社不同。該黨的國社主義，包涵（一）絕對的愛國主義，與（二）漸進的社會主義，所以此一思想的政治集團，亦不同於希特勒的國社黨。

愛國主義等於國家主義，它已爲中國青年黨的主義了。可是在其上用了絕對，加上社會

主義而添了漸進，便亦構成該黨主義上的一點特色。但，愛國則已矣，何又稱爲絕對？張君勳在其所著「立國之道」一書中，曾加以說明：

「人民之所以愛國，不是爲自國家手中得到利益。

愛國非爲酬報，乃行心之所安。」

上面所云，可以表示國社黨對國家之所以愛的必然之理的觀念與解釋，無疑地，這是最空洞的理論。在此，我們可說他們對利的真正涵義並不甚懂，中國古今來的大哲學家政治家，照我們看，是無人不重利的。楊、墨不必說了，就是主張絕利的老子，罕言利的孔子，反楊、墨之道的孟子，又何嘗不主張利？老子何以主張絕利？孔子何以主張見利思義？孟子何以主張仁義？明白地說，骨子裏豈非因其觀念而認爲如此可以使國家人民有利？爲什麼要愛國？當國家還沒有形成的時代，人們尙無國家觀念，亦無愛國的根據，上帝並沒有安排下人類與生俱來的愛國絕對條件。但何以要絕對愛國，先要問何以有國？簡單說：就因國家對他們全體的生命、歷史、文化的保障與繁榮，較諸民族的單純集團爲更有利而已。人民之所以要愛國，甚至要絕對的愛國，就因可自國家手中得到此種利益。說是「乃行心之所安」，心所爲安，也明明是一種利益。人民只有義務，却沒有權利，是不可思議的事。

張君勳在其「立國之道」一書中，似亦有見及此，因亦有若干事例，以加強其理論的正

確性。他說：

「在國破家亡時，愛國往往對個人有害而無利，而愛國之心應仍舊絲毫不減。

不懼強暴，不因威脅而背叛其祖國。」

在國破家亡後之愛國心，即為民族復興之根據。」

這三點，其實又說錯了。要知國破家亡時，愛國雖於個人有害而無利，寧不知於大我為有利而無害？此種愛國心，既稱為民族復興之根據，是張氏亦自知有使民族復興之根據的利益，而必欲推說不然，是豈所謂利者，僅限於損人利己，於大我無補的聲色貨利？儒家講義，宜也。宜於大我，無不為利。墨家謂利，義也，有利於大我的，無利不義。忽視成仁取義的價值所在，不但不能說義利，亦不能說愛國，更不能說履行了。

國社黨所以如此主張，就因為張君勱、張東蓀是哲學家，並且是唯心論者，他們摸到一些古代哲學的髮膚，却不仔細融會其真正精神，取董仲舒「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的濫調，仍以過去「玄學鬼」的口吻，發此空論，實無補於愛國，亦無補於其主義，更無補於國社黨。

國社黨與各黨派

但是正因國社黨的政治哲學是唯心的，因對唯物物的政治哲學及其政治組織自屬南轅而北轍了。所以該黨雖高倡絕對的愛國主義，歪曲理論根據，但亦承認民族利害一達到高度，無不立刻衝破了階級的界限，而以為階級觀念決不能與民族觀念相抗。他們認為：蘇聯的成功，不在階級鬥爭的國際化，只在社會主義的民族化。這却是最精警而正確的見解。由於此種見解，會對共產黨及其政治理論與行動，有極大的反感，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張君勸「致毛澤東一封公開的信」，對中共之自立軍隊，破壞統一，痛予抨擊，即為該黨政治感情的具體表現。而且因此一信，國社中共兩黨，頗致爭論，張氏甚至妄被詈為人妖，但一般人士，對該黨實多良好印象。

該黨不僅對中共如此，對國民黨、青年黨等亦頗多攻擊。他們說：以性質論，國民黨腐化，共產黨惡化，青年黨頑固化。以行動論，國民黨官僚化，共產黨土匪化，青年黨學究化。以主義論，三民主義混，共產主義激，國家主義舊。以時代推測，國民黨為前期革命，共產黨為混時代的犧牲品，青年黨為過渡時代的點綴品。然則他們自己又怎樣呢？在九、一八三週年紀念，該黨曾發表宣言，有所自白，以為救國須自救，強國須自強，而自號：「國家社會主義是自救自強的聖藥！」並且說：「外強不可靠，政府不可靠，在朝有勢的國民黨不可靠，在野為匪的共產黨不可靠，可靠者，惟有中國國社黨！」此種宣傳，似太含有商業的

氣味，殊爲人所不取！不但我們認爲該黨果而出任大局，能否立刻收復東北，再造中華，一如其宣言中所云，不無懷疑，即在該黨本身，料亦無甚把握。然其並無把握而竟出此大言，固由於政治環境特殊，故意大言聳人，以打擊各黨，抬高自己聲價；主要又在於黨的要人，是學者的身分，而熱中於政治；有書生的本色，自視甚高，却帶有政客的習氣，故議論狂妄，目空一切，其結果乃成爲廣告式樣，反而不切實際。

「修正的民主政治」

我們作如此說法，猶有事實可憑。這只要一看國社黨所主張的「修正的民主政治」就知道。他們所欲修正的提案，在建立一種政制，據云：在原則上完全合乎民主精神，在實施上不論一黨、二黨、有黨、無黨均可運用，且不致爲所操縱。平時固宜，即在戰時，全民意志力量，亦可集中。然則其所設計的政制是怎樣的呢？我們打開圖樣，第一個看到的是全體公民每若干萬選出代表一名組成的國民代表會議，除若干職權外，並不得行使西歐各國中之所謂信任投票，以更迭內閣。第二個看到的是由國代選出的中央行政院，各黨領袖一律被選，俾成舉國一致之政府。第三個看到的是由各種從事生產之職業團體推舉代表組織的全國經濟會議，爲全國經濟計劃之諮詢與建設機關。此外，國代議決五年以內之行政大綱，與憲法有

同等效力，非行政院所能變更。並於大綱每過一年或告一段落時，由國代或其他公民團體聯合推選人員檢查其實施情形。這裏，我們就得提出一串問題來了：國代爲一全國最高政權機關，何以無權更迭內閣？是否合乎民主？是否爲各黨領袖保障地盤？既稱選舉，應有自由意志，何以各黨領袖應一律被選？是否有升官發財觀念？將來以數百數千之衆，烏合成黨，其領袖以求當然被選，勢將不可數計，有無此弊？衆望所歸之社會賢達應否當選？何以云此種政制無黨亦可運用，而又須各黨領袖一律被選？檢查行政大綱實施情形，若另推人員，與國代系屬如何？置國代何地？對國代是否信任？國代是否年年開會？若開會數月之後，又來檢查，是否可能？檢查結果，如何處置？國代無罷免權，對行政院之失職如何補救？以上，可惜我們手頭的材料不多，難於爲該黨的設計找得完全滿意的答復，然而有一點却可斷言，爲了不使黨派操縱政治，以至支解了民主，所以修正的民主政治，實際乃成爲政黨的分贓政治。這不是專家所設計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築圖樣，而是哲學家、文學家、優生學家們所共塗的一幅天真爛漫的漫畫。

而且我們要問：各黨各派不全數入閣，難道即不能成爲舉國一致的政府麼？黨派在今日之中國究能代表多少民意？實行多少民主？然而他們終於那樣提出來了，與中共所主張的聯合政府，亦並無若何不同。在中共何嘗不想取國民黨而代之，然而竟如此主張者，不過可以

減少各黨的阻力，使各滿意，且吸之集中力量，共同爭取，較易成功，至於民意何在？民主何用？尙在其次，或非顧及。而國社黨亦如此主張者，至少還有一個作用，它沒有羣衆基礎，黨員太少，號召力亦欠大，憲政實施後，藉此便可不致落選。左右一句話：還不是在爲本身打算？

於是我們又可以看出，今日中國各黨派不論其主義信仰如何不同，只要於本身有共同的利害關係，無不可以結合。政權是悉所爭取的，憑這一點，我們看到國社黨也已與中共在緊握 hands 了。所以不單與中共聯合政府的意見，趨於一致，就是勝利後，對中共較張君勳致毛澤東一封公開信的時代尤爲禍萬分的叛亂行動，在青年黨，不過國家主義而已，已加以抨擊，而絕對的愛國主義者，何以反噬若寒蟬？何以國社黨的發起人羅隆基反有一「國民黨有百非無一是，共產黨有百是無一非」的高論？張君勳到那裏去了？絕對的愛國主義到那裏去了？國社黨到那裏去了？

這，也許是不得已的手段，因爲它在七七後上書擁護抗戰，履行諾言，組織統建會，參加民盟，從事團結各黨派的工作，厥功亦不可薄，但到了今天民盟已成中共尾巴，而一切惟中共馬首是瞻，在表面上則寫着斡旋和戰大局的文章之下，至少，也要使人對國社黨的反對階級觀念及暴力革命，主張社會協調及改良現存經濟制度的漸進的社會主義，發生了懷疑。

而實際上，所謂漸進的社會主義，亦同於民生主義，我們若看其所準備實施的經濟政策，亦不過是一般的，原無特點可言，而且國民黨的政策，也差不多包括了，只是國民黨在執行上，或行或不行，行而低能少效果，痛遭攻擊，而國社黨還只是紙面文章，我們不能在成就上可加褒貶而已。

總之，國社黨的身份是中產階級的，只是文化水準較高，不甘寂寞，而於政治多情的觀念論者們的一個清議執政的集團。其秉心可謂懇直，世流剛誕；黨內要人，確有才學，但多虛文，末風所趨，若有政客學閥的面目，則非我們所望於該黨了。

論中國農民革命

亦稱第三黨

產生的時代背景與組織動機

自民國十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在民國十六年中國國民黨清黨以前，馬列主義與紅色哲學，顯然風靡一時。國民黨中之若干要人，以左傾沾沾自喜。中共當時在國民黨裏，以製造左右兩派，分化國民黨，再聯絡左派，孤立右派，爲其重要策略。而國民黨的汪精衛之流，也高喊「革命的左邊來」之口號。中國農工民主黨——卽第三黨的創始人鄧演達等，便是在這種火辣辣空氣中的左派人物。

終於，國民黨清黨了。當清黨以前，鄧氏曾向國共兩黨建議：共產黨解散，國民黨改組，兩黨合併。但事態至此，國民黨已忍難再忍，因此未予採納，不久且下令清黨。於是鄧氏認爲此舉是表示革命階級的分化，認爲國民黨已走上反動的不革命的路，便在憤懣之餘，脫離國民黨，避往莫斯科。而共產黨的行爲，亦日趨狂暴，在瞿秋白的盲動主義指導下，有兩湖秋收暴動，海陸豐暴動，順直暴動，浙江暴動，廣州暴動，有的未能實現，有的完全失敗。

，十足表現了中共的英雄主義與力的崇拜。第三黨的創始人們，雖同情馬列主義，頗不滿共黨的暴動政策。於是在此一光怪陸的場合下，產生了第三黨，它自己素來認爲黨的性質與地位是處於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政黨，因此我們也就給了它這樣一個名稱，其實嚴格地說，此名並不恰當，但爲習慣言，我們仍不妨沿用。

我們看了第三黨產生的時代背景與組黨動機，可見它雖然站在國民黨一方面，却不滿國民黨之不容共；它雖同情馬列主義，却又不願放棄三民主義，所以它雖不成爲共產黨，却要從國民黨裏，抽身而出，企圖與其分庭抗禮。故該黨初成立時，高揭中華革命黨的名義，以後更逕用中國國民黨的名義，並奉宋慶齡先生爲領袖。國民黨的主義，是三民主義；而第三黨的主義，便亦是所謂科學的三民主義。它是像杭州張小泉剪刀店一樣，自處於「真正老店，貨真價實」，以保持國民黨革命傳統的地位。（這與過去的新國民黨相同）

理論與主張

但是我們却不可忽視，黨的創始人們，在部份上爲國民黨的左派脚色，但另一部份，則爲當時不容於共的人物，如章伯鈞、彭澤民、吳明……等等，甚至如葉挺、葉劍英等等。而代表此兩類人物的，如鄧演達之在國民黨爲跨黨份子，譚平山之在共產黨爲尾巴主義，基於

物以類集的原則，他們便會合一處，來發洩他們政治上的苦悶與怨憤。因此其所標榜的科學的三民主義，也屬於兩部份：「三民主義」屬於國民黨部份，「科學的」是屬於共產黨部份，把馬列主義作為三民主義的科學基礎，而成其為所謂科學的三民主義，算是在兩種思想上的折中調和。

但是在那樣場合下產生的所謂科學的三民主義，其不能避免雜湊成奇的弊病，固然可想而見；尤其因企圖把兩種在哲學基礎上及實踐方法上大有不同的思想，硬硬調和起來，更不免捉襟見肘，時露窘態。所以它一方面認為國際資本主義已發展至最高度，中國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資產階級無建設資本主義之餘地，以重述孫中山先生所謂中國今日只是患貧，不是患不均的話，出示國民黨三民主義對中國革命環境的觀點，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放却馬列主義，而極力設法把它摻入進去，於是設計了一工農革命的平民政權，作為由帶有資本主義性之民主革命，而到達社會主義的非資本主義之建設的渡船。並且認為：科學的三民主義指示中國革命之性質，係工農革命，且係世界革命之一部份。這樣，便算既顧到了三民主義，又有了馬列主義，而就成就了其所謂科學的三民主義。

我們很容易看出，第三黨不過在用一隻琵琶，想同時彈出兩隻不同的歌。在它自己，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不必說，我們當然更有「纏夾不清」之感了。可見黨在理論上，

雖以無產階級革命的世界革命之一部份，來確定中國的革命性質與政治形態，而在主張上，則又另彈別調。他們認為：在中國這一複雜性的社會裏，要達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是要經過長時期的奮鬥的。而於此奮鬥過程中，以為：第一，要做到民族的解放；第二，為剷除封建勢力，實施現代化的民主政治——平民政權，其具體內容有三：（一）實行公平自由的普選，民選代表，可能有工農百分之六十，故平民政權，是以工農為中心的民主政權。（二）是在和平統一而又民主的政權之下，用和平漸進的方案，達到土地改革，以為經濟民主化的主幹。（三）是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建設，以促進並輔助人民經濟的自由發展。——這些主張，顯然又都在三民主義的範圍以內。就是它所謂的平民政權，中山先生也說過：國民黨的民權主義，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有，可見並無階級的內容。但第三黨一方面以公平自由的普選，算代替了無產階級的暴力，却又主張工農革命；一方面主張民族主義的民族解放，却又抹煞民族主義的民主主義。一方面既否却全民的性質，以工農為中心，而又名之為和平統一而又民主的平民政權。並且此種政權的中心，雖明白主張是工農的，却又毫無把握的說明只是一個「可能」，於是此世界革命之附庸的中國農革命及工農革命的平民政權，有無可能，猶尙待事實揭曉，即使真能，我們亦不能不說它等於瓦鷄陶犬，一怪模怪樣的廢物。

把第三黨的理論與主張對照起來，兩者顯然有甚大的差別，而且它的主張，似乎已爲其理論巧妙地作一番修正，但它雖自知其理論患有可笑的左傾幼稚病，圖自圓其說，結果則適得其反。因爲理論的本身，已似患有深重的煙癮，它的主張，好比打嗎啡針，打一處，腐爛一處，越打得多，針孔也愈多，以至濃血淋漓，面目模糊。這便是第三黨的面目。若把它的面目洗刷乾淨，仔細看看，却又似兩面國的人物：正面，算是國民黨的臉；反面，也算有了共產黨的臉，但沒有第三黨的臉。若把科學的三民主義瓜分開來，一半爲國民黨所有，一半又爲共產黨所有，第三黨也沒有自己的主義。然而它竟有其所謂科學的三民主義者，只是拚合起來，翻版張之洞「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口號而已。雖然那隻拚圓的瓜，終存在了一條剖開的切痕，隨時有分裂倒下的危險。

這裏我們便也可以看出，若就共產黨方面言之，科學的三民主義，是緩不濟急的；若就國民黨方面言之，那又成爲共產黨的尾巴的。一般人，對此寧不亦有同感！所以除非愚昧地投入圈套，或出於一時意氣上的衝動而外，其認爲緩不濟急的，便加入共產黨；不願爲共產黨尾巴的，便參加國民黨，或投入他黨。沒有人真正願爲第三黨的黨員。它的實力，不必說，一定是薄弱得可憐。呈則，第三黨就不至於有一個人（章伯鈞）出面活動的政黨一的雅號。所以黨的人才，亦極貧乏。以這樣貧乏的人才，有限的黨員，企圖代表廣大的工農和平民

，要求科學的三民主義之實現，可以謂爲氣雄志遠，亦可謂爲不自量力。

科學的三民主義，沒有堅定的中心，所以有一種游移性；而介乎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黨，天然有着一種兩棲性；黨的要人，則其會合原出於一種苟合性，游移性加上兩棲性及苟合性，黨的內部，自然要起着一種分化性。還有事實可見：黨在中華革命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時代，曾有瓦解狀態。自鄧演達被槍決後，黃琪翔組織了社會民主黨，（後改組爲生產黨）徐謙組織了中華農工勞動黨，章伯鈞組織了中華農工黨，而徐謙與譚平山等多人，並且又先後脫黨，或轉事他黨。就是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代，其中央執行委員，相信十之七八，亦在無形脫黨。黨的黨員，可說各有各黨，以至黨在黨外有黨，黨內無人的狀態下，只是黨名存，黨實亡。

誠如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的兩句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此種分裂狀態，使該黨發生了反省的警覺性，所以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似可表示爲團結的象徵。但是赤裸裸地說：那仍不過是政治形勢下一種政客式的結合。不要說其中中央執行委員，大多有名無實，就一看其依樣葫蘆的政治綱領，我們也沒有理由期望它藉此可以對國家民族能作完善有力的貢獻。

近年來的表現

也許我們之作此言，有些過份，可惜事實證明，該黨除了但有爲國民黨的反對黨的表現而外，便無任何作用可言，特別在最近幾年來，黨之整個作用，只充份表現在追隨中共之後，鞠躬盡瘁的那一種姿態上面。這是黨的末路，也可以說是它惟一的出路。就理論上看吧：科學的三民主義，正相當於毛澤東所說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毛澤東認爲革命的三民主義，是有農工政策，必須是聯共的，第三黨則完全作此主張。毛澤東說：現時的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一部份，第三黨亦有相同的說法。但這些，我們只能說是出於理論的接近，以及黨的左傾之故吧了。但它既不完全化爲共產黨，却偏以一第三黨的政黨出現，當有其不同的若干觀點，及有其獨立的黨的黨格，應無可疑。但是它近幾年來之一味惟中共是從的態度，却多多少少使人感到驚奇！中共反美援華，它也要求美國停止軍事援助；中共主張成立聯合政府，它也主張成立統一的民主聯合政府；中共主張在東北成立地方聯合政權，它也主張在東北成立地方臨時聯合政權；中共在政協會議中如何主張，它也那樣主張，這些，我們姑且給它一個百萬分的曲解的原諒。但國民黨有何不當，我們固不吝攻擊，共產黨有何失當，我們於義亦應有辨正的態度，如此始不失政黨的意義與其高尚的風度。所以青年黨對東

北及內亂事件，有公正的表示，就是國社黨對中共的割據稱雄，終算也有過凜然的不滿表現，若第三黨呢，除了一般的作停止內戰，國共徹底合作，建立和平的漂亮希望以外，對今日中共之徒以人民為黨爭犧牲品的武力肆亂，始終缺乏公正的意見；及對中共作何嚴正的表示，所以我們敢放肆的說：如果今後中國的民主政治，及政黨獲取政權的方式，一切如中共的作風而行，並且一切責任，又完全置之政府的頭上，在野政黨，又處於如第三黨的地位，我們可以相信中國將非一民主法治統一和平的中國，而是一人一義，二人二義，十人十義，「天下之亂，若禽獸然」的中國！則我們又何望於政黨，當然我們對今日的第三黨，更不必要作過高的期望！

總之，我們在這裏以極客觀的態度，敢為其下一結論：科學的三民主義，既非完全是三民主義的，亦非完全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的。黨呢，既不是真正的國民黨的，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的。它的性質，倒確是介乎兩黨之間的第三黨。但就國民黨的目光視之，實為一舍本逐末的叛徒，就共產黨的目光看來，不幸，亦視同一搖旗吶喊的走卒。而此有國民黨的面目，却有共產黨心肝的政治動物，雖然早已擺脫國民黨的名義，今日並且以「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姿態出現，但除非重新建立一天衣無縫並且獨到的農工民主的嶄新理論與政治綱領，保持黨的獨立黨格與公正中立的政黨風度，或在定量分配的政治形式之下，黨的本身實沒有條件

使自己有一個樂觀的光明前途！好在今日中國的政治風氣與形勢，都屬於特殊，否則它之存在，豈非多餘！



民建會的組成

民主建國會是勝利後產生的一個政治團體，歷史既短，政治上的活動，尙少深刻的表現，我們似不能以有限的資料，對其詳作評論。不過它亦有其相當的重要性，我們不能不予注意。

該會的發起人，有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孫起孟等多人。據他們說：所以組成民建會，其目的在於國共糾紛之中，集合社會中間人士，成爲一種力量，站在公正立場，表現民意，以爲民主建國確立一指導的正軌，所以在態度上，自謂不左右袒，不做其他黨派尾巴，不黨同伐異，不以政治爲職業。就此方面看，它與中國民主同盟在當初發起成立時以「第三者聯合」的口號，倒有些相同。

正因爲他們的標榜如此，使我們在裏面却聽到了一些消息，便是他們對民盟是已缺乏濃厚的興趣，並且已不甚感到滿意的了。就該會發起人看來，主要的一員，是黃炎培氏，任民

盟的常務委員，兼工商運動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該會的監事冷適，爲民盟的中央執行委員，……不過，這僅是該會孕育的一小部份原因，主要的，我們還要在黃氏的主觀需要上去尋覓究竟。這很可以明顯的看出，黃氏雖爲職教派的首領，但中華職業教育社，終是一個教育團體，他雖爲民盟的要人，本身並無擁有正式的一個政治組織。而自立一幟，組成堂堂的一個政黨，無論在眼前，在將來，看形勢，看趨勢，民主建國會，是較着實，較輕易的政治出路，也是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政治地盤。此一組黨動機，質之黃氏內心，諒亦不會否認多少有之。所以黃氏以一教育家，而成爲戰時政治舞台上的配角，再成爲今日政治角逐場上的主角，此者一半固由的一種政治上的義務，匹夫亦不能辭；一半亦由於其對政治之熱中，似已患有很嚴重飢餓病。所以民主建國會多少帶有一些機會主義的色彩。

若從該會的人事上去看，黃炎培，固是職教派的首要，且任爲該會的常務理事，並爲祕書處的負責人，實權悉在黃氏掌內。其他職教派的要員，若冷適，若賈觀仁，若孫起孟，若楊衛玉之流，亦分任該會的理監事，楊氏且爲會員組的主任。而所謂職教派，原由中華職業教育社人物成一系統一範圍而起，但職教而亦成爲一派，我們却不能不說它們還有着封建的意識。自九一八以後，該派要人逐漸傾向於政治活動，尤於戰時開始其積極性，所有國訊、教育與職業、憲政、自由導報等報刊及國訊書店，便是該派的宣傳機關。但職教社既是一個

教育團體，職教派亦不過爲一封建意識的組合，所以我們看到職教派發起組成民主建國會，及其在會中的重要性，雖然不能說職教社變成了民建會，但我們却無疑於職教派的力量已形成了並控制着民建會。打一譬喻說，民建會等於一新開的股份公司，藉此可以招收增加股本，以充實擴大其力量；對政治商場，彼可以盡量投資，以賺取利益。所以民主建國會也多少帶有一些商業性的氣味。

民建會的政綱

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宗旨，在提倡及實踐職業的教育，近數年來，其理論重心，是注重在經濟的民主化。現在我們看民建會的政綱，凡政治、社會等項，實無特色可言，祇有經濟部份，爲該會特別用心所在。而其中心亦在於經濟民主化的一點。所以它主張人民須有充分經營企業的自由，除保護勞工及防止獨占法律以外，不得再有其他的限制。並且認爲經濟民主，應以此爲起點。從而對於一切足以妨礙私人資本發展的舉措，均在反對之列。這與職教派的主張，一模一樣。不過職教派的主張，屬於理論宣傳的範圍，而民建會則是將此種理論宣傳付諸於政治行動的範圍。所以主張經濟民主，可以說是民建會的惟一價值，而民建會則亦不啻爲一以經濟民主爲主義的政治集團。

黃炎培任民盟工商運動委員會主委，可見他在工商界一股勢力。而職教派的份子及經常

取得的關係，亦屬於金融工商各界，及一部份的教育家文化人。而此一部份的教育家及文化人中，與資本家亦不乏相當的關係。現在我們一查民建會的重要份子，其素質正屬於此類，且不少為金融及工業的資本家。這裏可知它何以特別主張經濟民主化，自由發展私人資本的緣故。因此在今日它雖然不完全是，却可能成爲一資產階級的政黨，而它所力求代表的，實爲此一社會階層的利益。

我們曾經懷疑黃炎培氏，他過去曾經擁護君子主憲，擁護孫傳芳，在北伐時代，亦是一反共的健將。而職教派在他全力領導之下，九、一八後，忽與中共往還，所作主張，盡反故態，或由於其思想之進步。但檢討該派近幾年來經濟民主化的理論，和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民建會之由彼等發起組成而觀，那末該派與中共之所以有情好關係，而對國民黨之所以不斷攻擊者，當然是不得已也。而民建會在以後除非是中國繼續一種如今日的特殊政治形勢，它之與中共，殆亦難乳水交融。若出乎我們的意外，則必落入變質的狀態，這一點，很可能是該會的危險。

以上是我們對民建會的觀感。要而言之，該會究竟是否成爲中間力量，站在公正立場，表現民意，化干戈爲玉帛，變戾氣爲祥和，爲民主建國盡崇高之努力，當爲該會的一種志願，但我們於理雖不能說他們姑妄言之，於情却還不能不姑妄聽之，只有在其以後的表現上，

再去找得是是否的事實答案。

其他黨派

除上述各黨派外，中國現有的各黨派，不下四十個（見卷末附表），這些黨派，有的雖是政黨，並沒有大力量，其中值得論述者，惟職教派，鄉建派，救國會派等三派。不過職教派，在上面已說及了，鄉建派在今日則力量甚為薄弱，較活動的，是梁漱溟氏，他的幹部不少已加入共黨，其本身是一個鄉建的學者，而且還多少具有「東方文化及其哲學」的頭腦，其於政治舞台，殆屬於打泡，並無真正作用可言。至於救國會派，則屬於職教派份子的鄒韜奮及陶行知，鄒是中共向青年捧出來的傀儡，早已故世，陶則亦已病故，李公樸在昆明亦不幸橫遭非命，史良早為共產黨員（？），王造時屬於國社，章乃器屬於民建會，大批幹部，或者參加共黨，或者生疏關係，所以人員固然星散零落，就在意見上言，亦已趨於分歧。而救國會，原是中共人民陣綫的組織，今日沈鈞儒與張申府二人，大概還可謂為中共意旨中的驕子，但以救國會派言，是名存而實亡，沈張二人，一般人不過目之為救國會派人物而已。

我在連續寫了各黨的論文以後，再目觀今日中國政黨之風起雲湧，派系之星羅棋布，不但目迷五色，且有難以繼續落筆之苦。不得已，且在此作一結束。

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完稿

三十五年十月廿日修正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论中国国民党
论中国共产党
论中国民主同盟
论中国青年党
论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的前身)
论中国农工民主党
论民主建国会及其他
插页页
附录页
封底页